



序

自古非常之人元德顯功竒節見於本傳
未嘗別有譜蓋德與功惟要其成節見於
一時一事欲編年而譜之無以舉其辭下
逮唐宋詩人文士之尤著者後人好其文
辭就集中所云按其身所經歷序次其年
月而於人心世教非有所闕則其於言也
為贖矣惟伊川程子考亭朱子歷年多而



或出或處一言一動皆可為學者法故伊
川則朱子譜之朱子則蔡仲默譜之義法
蓋取諸孔子世家而可以興起乎百世者
也自古女婦雖有聖德列於風雅播諸樂
歌用之閨門鄉黨邦國以化天下而未嘗
特為紀傳蓋以陰德女教具載內則雖善
盡美備而辭事皆同故韓歐諸家凡誌婦
人第條次族姓生卒及夫與子仕隱學行

而約略其風徽以為之銘若誌少詳則銘
更略此立言之體要也博野尹副憲會一
之母李太夫人為女為婦為嫠篤孝苦節
既可為女婦師而自會一貴盛守官行政
弭泠濟艱凡大事太夫人必為經畫授以
節制其祿賜非請命子婦不得取錙銖而
半盡於官中以恤軍振窮建橋梁設津渡
為民長利半以收族姍置義倉義學以裕

鄉人教邑之子弟凡所為皆士大夫之事而非女婦之事也又其高識遠見更有六大夫所不能及者故其生也余既以入聞見錄卒銘其墓而會一又譜之以質於余以誌與錄皆舉其大略不能每事而詳之也事有古人未嘗有而可以義起者其此類也夫故特為序論兼著傳譜誌銘之源流俾士大夫據高位持厚祿以終其身而

無一可稱其子孫徒誌其官階錫命恩賜以為榮或構虛迹飾浮言以益人之詬病者知所愧耻豈惟女婦宜聞而興起與乾隆十年冬十有二月桐城方苞撰

太夫人年譜

男會一編次



太夫人姓李氏會一少孤未就外傳以前
經書皆口授及備官事有疑必請命審度
而後措注襄陽士民建賢母祠三既以會
一歷官中外累封太夫人告歸侍養欽承
聖天子褒嘉

賜堂額楹聯詩章比德於雋柳歐陽三母朝野
稱之壽七十有八

康熙六年丁未春三月八日壬午太夫人生於
直隸保定府博野縣

父諱宗白縣庠生母許氏生之後室牆傾
圮許太君倉皇走避不及襁褓覆其上
移時竟無恙人咸異之

康熙十二年癸丑太夫人七歲

從父受小學四書

父夜讀書聞之輒成誦遂授以小學四書
數年通曉大義家事有難處者父問之對

皆中肯綮從兄安止歎曰恨非男不以亢
吾宗也其自他有耀乎

康熙二十年辛酉太夫人十有五歲

學詩於蘇許氏

從姑陳李謂之曰汝已聘於僻鄉寒士家
奚暇詩書自是遂專習飲食織紝之事過
庭所聞多以耳治而不以目治矣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太夫人十有九歲

夏五月歸贈公宏陞府君

執筭禮見之日族姍老幼覘其言貌動合禮法無不稱服自是凡有嘉禮咸來問而後行 是時舅姑年邁家業中落或疑太夫人生長宦族操作爲難既乃甘澹泊勤紡績與贈公菽水奉親場圃事亦躬親之有農家婦女所不能堪者驚問其故則曰吾比年絕意文史習勤已慣不覺其勞也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太夫人二十有一歲
春三月甲申長女生

後適本縣庠生宋麟徵於康熙戊子冬先太夫人卒

康熙三十年辛未太夫人二十有五歲

春三月辛卯子會一生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太夫人二十有七歲

夏六月癸酉朔贈公卒

贈公業儒連不得志於有司鬱氣成疾卧床兩閱月太夫人侍奉湯藥無間晝夜溽暑炎蒸備極艱辛屬纊時絕而復甦連呼

小子者三太夫人曰君念藐孤乎吾死生以之目乃暝太夫人哀毀異常以禮自制是年冬將卜於祖兆族人隘之嘖有煩言太夫人泣然曰宅東有田孤嫠便祭掃遂定窆躬親封樹其後四十有五年累贈資政大夫河南巡撫望氣者或以爲天賜佳兆云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太夫人二十有九歲授子論語

會一時方五歲每日口授論語嚴爲約束不得與羣兒嬉戲祖母王太君曰姑寬之俟二年後督教未遲太夫人對曰此子與衆不同其父臨終拳拳語云教子嬰孩晚恐無及關係吾家匪細也北鄰塾師鍾鏐善書法會一欲得其楷書太夫人命之曰吾聞顏習齋先生以禮爲教此其弟子也敬以求之毋失容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太夫人三十有一歲

迎養父母

父母無子又仕宦之後不能治生至是老病日甚太夫人寡居難以時歸寧於是迎養於家晨昏奉侍者十有餘年父母相繼而歿以禮歸葬族黨稱為女中孝子云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太夫人三十有三歲

授子經書

外祖指示經書句讀高年人憐愛外孫不無寬假太夫人為嚴立課程

康熙四十年辛巳太夫人三十有五歲

命子出就外傳

東章及附近諸鄉公延清苑縣貢生王藜曙先生為師既至館太夫人聞其善教命會一往學焉或以束脩不能從眾阻之藉有王錫純為言乃得受業每夕歸太夫人必叩以書理解則喜否則涕泣督之不少貸方是時舅姑父母四老在堂以一孀奉養內而薪米外而束脩半取給於十指稼

稽牛種時借資族鄰故鄉中嫁娶衣裳皆
爲代製刻日必成晝夜不交睫 薄田數
畝所入有限雖遇歉歲亦必設法早完正
供曰草野平民舍是無以爲忠也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太夫人四十歲

春二月舅興隆公卒

卒時無以爲葬惟舊屋三楹鬻之附身附
棺一依禮經盡誠無悔而未嘗通訃親友
謂繁文適足分哀非所以全孝也後葬王

太君亦然

秋九月子會一入府庠

會一年十六爲督學梅月川先生所知保
定太守侯官林公尤加贊賞期以遠到太
夫人曰是發軔之始耳努力前途名公知
遇不可負也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太夫人四十有一歲

爲會一娶婦蘇氏

蘇氏處士諱昂之女也性巽順能甘勤苦

太夫人慈之如母嚴如師 傭工人於西
圃掘得古罈重封其口鄉人聚觀以爲金
且盈斗奔告於太夫人太夫人仰天而禱
曰孤寡未能享多金願以公諸鄰里鄉人
聞之爭先啟視則白土金星光猶射目衆
皆愕然互咎福薄其後二十年太夫人獲
祿養每教子孫謂後之所受安知非前之
所辭財物豐嗇有數人當義命自安見小
欲速止徒勞耳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太夫人四十有四歲

命子與友人聯社爲文

同人互相激勸每談至夜分不已稍覺飢
渴而羹餅已至劉令衡離席嘆曰截髮留
賓陶母美談也周詳而適當其可賢母盛
心可謂曲至矣刁紹武王雲卿時舉以告
人太夫人持家儉約而賓燕則不惜費由
是佳士日集

康熙五十年辛卯太夫人四十有五歲

夏四月長孫嘉銓生

冬十月從子之張氏館舍

張氏鄉庄在祁州南鄙會一方弱冠奉太夫人至館鄉人無不起敬婦女就學文繡者居多太夫人必舉盃母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數語以教之俾知貞淑爲本中饋爲常刺繡雖工非士庶家所貴也凡七載閨門里巷之風胥變至今鄉稱禮義甲於祁南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太夫人五十有一歲

自張氏館舍歸東章故居

會一以科試第一督學吳文恪公深加器重遂延入幕請母命太夫人曰遠遊吾非不念但聞吳公爲吳下名流學幕亦人文所聚出門交有功汝其勉之在幕四載每歲暮歸省太夫人康健如常家政肅然就理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太夫人五十有三歲

年譜
秋九月仲孫永銓生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太夫人五十有四歲

旌表節孝

督學吳公題疏略云事舅姑而躬親操作
孝養克全撫孤子而口授經書嚴慈備至
得

旨賜金建坊太夫人曰尚可緩也吾家赤貧姑
又篤老用以供甘旨備大事爲亟俟吾兒
他日營建未晚是年秋會一舉順天鄉試

康熙六十年辛丑太夫人五十有五歲

春二月姑王太君卒

王太君卒年八十有四太夫人執婦道三
十六載年衰益篤謹殯塋盡誠合禮遠近
歎服以爲能備子道可爲婦則

雍正元年癸卯太夫人五十有七歲

秋九月會一會試中式

冬十有一月季孫啟銓生

雍正二年甲辰太夫人五十有八歲

秋九月會一成進士分曹吏部考功郎

雍正三年乙巳太夫人五十有九歲

春三月太夫人如京師

居二載就俸米量入爲出不蓄奴婢命婦
執爨而躬督之俾會一專心部務無憂貧
乏

雍正四年丙午太夫人六十歲

秋八月歸里門

會一典試廣西計程徃返八閱月太夫人

歸里經理地畝爲歲給族親之計太夫人
素仁愛當食貧時見里中不能存活者縮
衣食以周之有鄰婦曾以非禮相干偶至
仍推食食之未嘗自飽至是乃置恆產百
餘畝命族子輩分種有差

雍正五年丁未太夫人六十有一歲

從子之襄陽

會一出守襄陽以七月任事八月赴武昌
十二月署荊州明年二月乃卸事太夫人

留襄署隱念民依多方籌畫視方城萬戶
之爨炊豐歉不啻戶內事也七八月間樊
城被灾者七火光燭天太夫人於署中望
見則焚香拜禱長跪呼天未幾風息火滅
自是以後每夕必設案虔告明神祈歲穰
灾日以爲常又製水桶遍置人烟叢集所
以防未然於是襄樊火灾日少

雍正六年戊申太夫人六十有二歲

夏五月祭漢江

江水暴溢險要堤工石盡坍塌襄人呼號
不知所爲太夫人將躬祭江干嘉銓有難
色太夫人曰此非孺子所知萬衆危急當
與同命立赴堤以牲酒投江即時水落老
龍堤得不冲决見者驚以爲神時會一再
署荊州自三月至七月乃回襄人述其事
猶爲感泣

雍正七年己酉太夫人六十有三歲

夏六月祈雨

襄陽彌月不雨苗且槁襄令徐宗奭擇日
設壇爲期甚緩詢其故乃信卜人之言旬
中無雨欲俟雨日祈之太夫人聞而歎曰
誠如人言苗已槁矣逆其將雨又安用祈
於是即日設香案於堦前跪曝烈日中移
時雲生雨集四野均霑

建八蜡廟

時鄰郡捕蝗使者相望於道太夫人深以
爲憂曰吾居田間深知蝗之爲害不捕傷

禾捕之更傷禾惟祀八蜡可以禳之命鳩
工建廟於南關之陽是歲蝗不入境會一
在武昌審大蘭一案歸時次第經營落成
之日闔郡父老共樂順成襄陽之祀八蜡
自太夫人始也

雍正八年庚戌太夫人六十有四歲

秋七月祈晴

積雨連旬將傷田廬太夫人冒雨祈晴雨
勢方淋漓不止子婦輩旁皇勸掖不聽少

頃雨歇雲開出人意表身體亦竟不受寒
問之則曰吾以誠求違計其他既而曰思
誠者人之道聖賢之言實可共勉衆人自
不察耳

冬十月予襄樊老者布帛有差

是年大雪沍寒特甚太夫人顧孫輩曰署
中如此民間可知汝父節貯俸錢欲爲我
建坊也以授無衣者爲亟命查襄陽樊城
民婦六十以上者給布一疋七十以上者

給帛一疋八十以上者倍之一時挾纊者
千有餘家士民感激人思養老孝親互相
勸勉

設博陵義館

從舅李康侯至襄言及家鄉歎叔子弟艱
於讀書太夫人付以四百金與本縣貢生
鄭積厚經紀其事延孝廉趙相如爲之師
邑中後生成思自勵於學

雍正九年辛亥太夫人六十有五歲

建東章義倉

東章土著不過數十家在博野西部最小而貧比年歲歉里人就食於襄陽者絡繹不絕太夫人予以百金先糴穀二百石依朱子社倉法出納以時復擇本鄉適中之地建倉一區貯穀左右楹虛其中爲父老型仁講讓所里人王行謙等董其事

立東章義學

延里中儒士王孟恭爲之師四鄉之士受

學焉後王國佐等四人同時入泮與城中義學髦士並稱極盛

襄陽賢母堂落成

襄陽人士感頌太夫人之德共築賢母堂以爲祠祝太夫人聞之曰老身夙荷旌典太守職任此邦凡所以勤民者皆所以報國也奚用祠爲因辭以詩首章云辛苦教兒四十年還來三楚學三遷襄州風土頗安樂爲感

皇恩爲謝天次章云隄名寡婦留江上城號夫
人在眼前祇有婆心常自問何勞士女競
流傳命嘉銓寫示襄中父老不能止也建
賢母堂者三一在府署之西一在樊城之
北一在宜城之東關時值會一三署荊州
且聞調守揚州未及歸襄而賢母堂已成
矣湖南北當事諸公製送堂額詩聯祠舍
不能容趙大中丞以蟒服遺且曰襄陽吾
舊治也聞賢母以愛子者愛民民共戴爲

大母用達輿情託於緇衣之義云 是年
秋荊州都統將兵征西人馬踰萬過漢江
飭備浮橋襄令惶懼嚴索民船舟人妻子
無所依棲號哭之聲聞於兩岸太夫人聞
之曰江寬溜急浮橋何如渡船之便會一
對以將軍與令有隙執例相難不肯易也
太夫人曰凡人必曲致其情而後可以理
喻民苟可安勿惜財費會一從命贈以服
馬諸物都統果發命以船渡軍士歛迹而

去襄陽撥運兵米且調綠旗兵馬齊集
赴西邊湖廣總督邁公親臨部署見諸事
已有條理喜云人言襄守忠誠少肆應才
今軍興旁午巨細之事從容妥辦無煩我
心吾不知人之所謂才者奚似對曰非會
一才也會一初聞兵馬齊集糧草難繼亦
以爲憂母謂徒憂無益次第爲之自當就
緒此心頓覺豁然邁公嗟嘆久之瀕行差
官致文綺四襲

雍正十年壬子太夫人六十有六歲
從子之揚州

三月間由漢江早發百姓揮淚遮道板輿
不能行薄暮始得登舟自襄陽至宜城男
婦送者舟車相望太夫人亦爲惻然再三
慰之然後去舟次武昌忽見船覆中流
太夫人命侍者亟傳呼救出一人銀若干
錢若干舟子聞之踴躍爭前出四人於長
江巨浪中咸得不死予以衣服厚遣之歸

不問其姓名。夏五月會一自江寧赴蘇州謁上憲而太夫人舟行先至揚州城下見渡口地狹人衆暑氣熏蒸有病卧於側者即出貲置涼棚以庇蔭之又設義渡船普濟行人車入揚州府署命設茶水於轅門左右以供衆飲而解犯尤得免於煩渴皆感頌焉

長曾孫溯溥生

嘉銓出

雍正十一年癸丑太夫人六十有七歲

春正月長孫女適刁氏

刁生世疇方伯步武公之孫也孫女子歸時孫婦李氏爲請首飾太夫人不可曰吾少時在舅氏家曾見貫珠爲飾誤落於火登時銷毀因思是乃易朽之物人愛之亦猶是也汝君姑無之汝歸吾家亦無之豈可因揚州刺史蘇州臬司兩姓一時之盛遽壞家法哉揚俗故尚奢靡人見粧遣甚少皆異之

却鮓魚

有年家子某饋鮓魚太夫人命婉謝之曰
於禮可受吾非惡此而却之但聞俗尚鮮
新重價相高長吏之家不可不微示以制
且吾素性不以貴物爲甘旨非徒效懸魚
故事也

夏五月遷居運司署

會一擢兩淮運使太夫人謂繁華之地財
賦之藪更當以澹泊處之庶免失足之虞

遷居之日無所更新有孝廉馬榮祖以年
誼進謁爲之設饌孝廉歎曰依然寒士風
味運司庫去內署頗遠從前收課在三
堂內太夫人聞彈兌聲謂會一曰是何爲
者苟非利其積餘胡不遠嫌疑以防未然
乎會一瞿然當即移於大堂上一切收發
責之首領庫官即應得俸薪亦官爲職掌
絲毫出入俱明登印冊故三年運使雖經
手胥吏亦不得竊議其私者太夫人之教

慮深遠矣

雍正十二年甲寅太夫人六十有八歲

命嘉銓受業於王罕皆啟銓受業於蔣賡三揚州為四達之衢是時名流踵至無虛日皆接以禮太夫人雅有鑒衡聞人之賢必令子孫誠信師友之以為標準每以就正弗專為交遊之戒故有是命嘉銓已中壬子副榜尤恐其年少氣盈訓以折節親師焉

為東章人贖田

太夫人以東章義倉規模尚小欲增糴穀石鄉人王體謙等謂增穀欲食我鄉人也本鄉情形有米又苦無薪蓋東章恒產大半鬻於外鄉即遺秉滯穗之利亦不可得矣鄉小貯穀無取乎多贖地為便太夫人即出數百金贖田三百畝有奇鄉人量力分種大小戶均賴其利焉

雍正十三年

卯太夫人六十有九歲

封誥至

嘉銓出秋闈恭賚

誥命至揚未幾順天報捷人謂

國恩家慶萃於一時嘉銓於是銳意舉業力圖

進取太夫人不許應會試親友皆爲之請

太夫人曰不聞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乎此

子體弱吾不欲其邁疾而失身也東軒高

公嘆爲遠識

辭建賢母堂

揚人具呈院司請建賢母堂太夫人聞之

曰吾每念襄陽之舉惕息靡寧欲改爲神

祠者屢矣若踵行愈增吾病也亟止之

恤火災

揚州最忌火災百日內雖至歲亦不留宿

太夫人憫露處之苦給以蓆資并多置水

桶於人烟叢集所署中虔禱如襄陽

乾隆元年丙辰太夫人七十歲

第二曾孫連淳生

嘉銓出

袁丹圃拜見

丹圃山東人時爲湖南糧道過揚自以與會一同孤苦素奉節母之教遂講兄弟之好以登堂拜母禮見太夫人勉以戒慎持盈

作閨中勸好歌

揚俗喜奢麗太夫人以習尚起商家家則自婦職始乃作女訓十二章質言以曉之名曰勸好歌大略謂婚嫁慶祝衣食首飾

皆當去奢從儉而觀劇郊遊賭博之風尤宜痛戒紳士家爭傳誦之是年三月王罕皆以太夫人大慶士庶輿忱請爲壽固辭不許

夏五月遷居使院

會一以運使署鹽政自三月始五月乃卸司事入院署旋駐儀徵太夫人見天池橋圯人有墮水者即命修平石面周以木欄往來不致踈失

爲揚州二營置舉本

督撫鎮標俱有生息銀兩惟揚州城守及儀徵竒兵營無之二營密邇使院固爲鹽政所當恤者太夫人命發二千金永貯營中爲接濟兵丁之用卒伍德之懽聲如雷

歲除恤貧

歲除之日分贖親丁已畢有寒風至太夫人念外間窮民必有向隅而泣者遂出三百餘金分三等封之密令親丁散給未幾

聞風擁擠盡發所贖而親丁猶不得歸人謂五方雜處之地善端難開類如此太夫人喟然曰吾亦盡吾心耳揚州三遷由太守而運司而鹽院不出此城所省多矣敢私

君惠乎因爲口號云

皇恩高厚福祿來成欲報曷極見善即行命大書揭於壁間俾舉家敬識勿以小善不爲勿以浮言中止

乾隆二年丁巳太夫人七十有一歲

就養豫州

春三月會一奉

詔入覲有粵東之命

陛見陳情

天子動容稱賢母旋奉

上諭昨曾降旨著尹會一署理廣東巡撫今尹

會一以伊母年逾七十不能赴任就養為辭

情甚懇切著調署河南巡撫欽此會一自京

師赴任奉迎太夫人於揚州瀕行揚人士

焚香叩送江淮數百里間運河兩岸如堵

牆太夫人謂子婦輩曰人情如此與襄陽

不相遠也居官者不務修德輒謂澆漓之

地難以誠感豈其然乎夏五月至中州

值辦理秋審時奉

詔天氣亢旱一線可原者予以末減太夫人聞

之焚香拜頌謂古人法外施仁每患不得

行其志今幸

皇仁大沛如不能盡心以求民之生負民且負君矣是年會一以秋審過寬被科臣田懋劾奏吏議鐫級太夫人曰終守欽恤之意勿負所學降罰其小焉者耳會一視膳時太夫人嘗詢所部署事或有不合對案輒輟食會一長跪請罪不敢起俟太夫人審度然後行姪李暉乘間言曰姑母之待外甥未免過嚴以封疆大臣年且五十子孫羅列似當稍爲寬假太夫人正色斥之曰母

多談吾但視爲吾子耳焉知其他暉悚息而退

設博陵義倉

太夫人聞邑中艱食以三百金交鄭甥廷灼糴穀依朱子社倉法行之

施藥

河南有呂山人得異術製藥時值天氣久旱瘟疫盛行命合丸膏太夫人焚香默禱於神乃施之得者皆立效

節孝坊落成

太夫人邀

國恩旌節孝十有八年猶未建坊會一節貯俸
金輒以施濟是年會一由京師赴中州便
道省墓乃卜吉於縣學之左而鳩工焉從
邑人士之請謂其有裨博陵文教也太夫
人聞之曰不爲一家謀而爲闔邑計實獲
我心矣越半載工訖

修博野縣學

縣學久傾圮雍正甲寅助修大成殿丹堊
未加中止明倫堂及兩廡俱不支櫺星門
壞泮池塞名宦鄉賢諸祠遺址久湮沒牆
垣不足禦牛羊之踐履至是俱新之是年
冬經始明年秋乃落成董其事者鄭錫廷
灼前後計費白金壹千五百有奇

寄望溪先生人參地黃

太夫人主善爲師天性明決每閱邸抄至
聖制博大必焚香三拜稽首以慶羣下有謹論

訐謨則命諸孫敬錄以志不忘適見方少
宗伯禁烟酒第三疏喟然曰吾閱邸報十
餘年未見如此奏章如其言十年後天下
無寒與飢者矣因北鄉再拜稽首又讀至
篇終曰聞先生老且病恐不能多發此格
言也遂檢入參地黃遣使賫送先生以未
審所由來受地黃將命者以人參返太夫
人曰經濟如彼操行如此古人中不多覩
也命子孫封識原物藏篋中

乾隆三年戊午太夫人七十有二歲

旋里省墓

太夫人以宦遊已逾一紀幸得就養近地
毘連鄉邦可以省墓且爲三孫啟銓授室
會一妻隨侍是行也自正月至二月往返
四旬途次及里中施濟事難悉舉太夫人
嘗言惻隱之心以乍見而生在家既無所
見道途匆忙又易錯過未免怍怍於中故
凡遇陞遷起程必先期分封銀錢并備衣

食良藥倉卒有見無不從心所欲而出入於阨危之中憐老恤貧救疾拯急尤不惜費云

修博野石橋

城門外故有石橋年久壞裂每傷牲畜東關南關爲其捐貲交徐喻義鄭廷灼修之太夫人所過橋梁見有傾圮者即命人加

意補葺多不勝紀

立博野輔平倉

前設義倉穀石遍給邑人以歲歉盡行蠲給再發千金交徐喻義李暉李作霖李瀚等司其事隨時酌劑減價平糶以輔常平於萬一因真西山建陽賑糶倉記有鄉可貸而城不可貸之說遂倣其意而行之以垂永久

望溪先生徵事實不許

監司黃叔璥謂會一曰方少宗伯裒輯聞見錄以太夫人治家有法教子爲良臣行

事卓卓可爲圭臬請詳事實以脩紀載太夫人聞之正色曰婦人無求名之義吾不願其聞於外也語黃君爲我謝之再受封

太夫人嘗言吾家發祥之自始於曾大父開六公一生好義砥行讀書會一奏請以本身暨妻室應受封典馳贈蒙恩俞允曾大父大父俱贈資政大夫河南巡撫曾大母大母俱贈夫人母封太夫人

誥命至太夫人扶伏嵩呼念起家寒微推恩三代寵榮極矣臣子圖報更當時凜冰淵會一謹受命

乾隆四年己未太夫人七十有三歲

第三曾孫紹溥生

嘉銓出

立河南營倉

會一深章工制融實自

發二千金交撫標及城守兵弁從鄰境豐收之處採買米豆永貯營倉按時糶借歲以爲常

夏六月太夫人疾作

開歸諸郡大水其勢驟以劇太夫人寢食俱廢會一請加餐則曰勿以我爲念民安吾亦安矣會一飛章上陳據實自劾懇請發粟一切賑貸安集及善後之宜約法十六條督率屬吏凡流民所至隨地廩給而籍之民雖蕩析離居未有流亡於他省者然太夫人同憂日久肝脾之疾自此時作醫藥終鮮效矣

冬十有二月太夫人歸里第

會一內補副都御史太夫人以隆冬不能如京師奏請送歸博野赴都供職得

旨俞允

乾隆五年庚申太夫人七十有四歲

第四曾孫含溥生 啟銓出

孫婦陳司農女也自哺其子不用乳母太夫人嘗謂孩提付之乳母最不相宜氣血漸漬形狀似之性情亦多相類乳母之中

難得端人爲害匪細每見人家口舌由之
而起不可不防其漸也長孫婦舉子者三
遵我家法未嘗用乳母若雖貴家女豈容
易之孫婦陳怡然受命

立白沙村義倉

昔會白沙村在縣治之西王太君母黨在焉太

夫人省墓過之見其土瘠而貧故爲設倉
貯穀以濟之王禮等司其出入

夏六月太夫人疾病

太夫人以火症畏暑飲食減少徹夜不眠
心神恍惚動履維艱會一得家信奏請終

養蒙

恩報可馳歸博野太夫人悲喜交集醫人以爲
脉力浮大皆脾弱血虛不能養肝之故遂
加減歸脾丸補心丹爲常服之藥遠近當
事存問者甚衆俱稟明太夫人力辭其後
總漕顧公比年督運北上必遣員饋遺尤
爲篤至

石仲醇拜見

仲醇名去浮河南陳留人爲吏部郎官時以年家子謁太夫人於京師至是以知府卓異陞江南驛道紆路至博起居請益太夫人猶能勗以正當時十二月二十八日也

乾隆六年辛酉太夫人七十有五歲

立張各庄義倉

張各庄距州治最遠居民赴城領糧不便

太夫人當從子假館時嘗目擊心惻以推恩之道必篤近而舉遠故在博野立義倉者三首建於東章由吾父黨而推之也城中輔平倉次之由吾母黨而推之也城西白沙村次之由吾大母宗黨而推之也至是乃爲張各庄設倉命張竒瑛董其事楊宏緒司管鑰以時出納悉遵朱子社倉之法太夫人好施與尤以義社積倉爲要務嘗言屢經無年深知菽粟重於珠玉故凡

年譜
就養所至無不拳拳於備荒之本計云
乾隆七年壬戌太夫人七十有六歲

夏五月高東軒先生請見

太夫人居里第大君子猶多枉道起居東
軒先生以制府按臨博野止車徒於城外
請見太夫人固辭高公曰吾以查勘千里
長堤用申登堂拜母之義敢固請既見居
宿不御廳事太夫人聞之曰大人德盛禮
恭老身何以克當 是月蔣賡三以終養

服闋赴補行人枉道至博遍覽所修縣學
及輔平倉共學堂諸蹟嘆曰昔在幕府數
年得悉太夫人善行矣耳聞終不若目睹
之爲快也

冬十月資送鮑臯歸里

臯字步江少負雋才敏捷千首會一在揚
州時步江甫弱冠以詩爲贄遂命嘉銓締
交兄事之太夫人聞其家有寡母時餽遺
之至是奉母命來且有都門之行太夫人

年譜
曰今之取士以帖括生之所工在詩賦遇
合殊難昔徵鴻博不就失其時矣不如早
歸以善養也於是資送回江南
乾隆八年癸亥太夫人七十有七歲

第五曾孫葆淳生 啟銓出

秋九月翁樸存拜見

樸存陳臬直隸調任江西請見且曰忝附
猶子祈面加指示勿付之不屑之誨太夫
人曰是猶以昔日所聞見者待我也吾衰

病日甚無可以相益者但人當及時努力
勿貽晚年之悔而已

冬十有一月辛卯

特賜

御製堂額楹聯詩章

堂額曰菽訓松齡楹聯曰節勵熊丸貽母教
恩榮翟第樂天年詩曰聆母多方訓於家無
間言庥風誠所勵百行此爲尊名壽輝比里
孝慈萃一門猶聞行縣日每問幾平反 是

日太夫人跪迎於門右焚香望

闕謝

恩宣讀畢會一稽首而前曰太夫人教兒五十餘年不意盡在

聖明睿照之中荻訓謂歐母事教子於孩童以養正也能熊丸謂柳母事教子於稍長以成學也每問幾平反謂雋母事教子於當官以型仁也

天語褒嘉舉漢唐宋賢母之尤著者並稱兼德

三錫里門實屬未有之曠典言未已太夫人泣然流涕曰未亡人老且病報稱何時三母之賢吾固未逮彼三母之子何如兒其勉之對曰史稱雋不疑進退以禮柳仲郢方嚴尚義歐陽修謹直不回太夫人曰兒其勉之誠能取法前人仰報

君恩即所以報我也我即死亦無憾矣是月命會一詣

闕奏謝又

賜上用雲緞二聯貂皮十張太夫人曰
殊恩異數有加無已吾憂報稱之彌難矣

乾隆九年甲子太夫人七十有八歲

春三月親友稱觥

三月八日爲太夫人壽辰居里四載因卧
病不許稱觥是歲鄉人以太夫人躬荷

殊榮咸爲額頌至期敬懸

御書於中庭太夫人衣

恩賜朝服扶杖而觀之涕零增感親戚稱慶頌

之而已是年京察始行薦賢自代之例中
外舉會一者三琴川歸公以少宰薦用方
顧公以漕運總督薦納蘭常公以浙江巡
撫薦嘉銓至自保定具述邸抄云云太夫
人愕然良久曰諸公意過厚歸少宰何所
聞而謂我尚健列之疏中常撫軍言一水
可通迎養便易豈知吾病久已不離牀褥
耶三公所稱誠謹平恕中正和平居心仁
厚操守廉潔敷歷外任撫馭得宜則又賢

年譜
者之所難而謂吾子能之乎勉加學修以副衆望

夏六月太夫人病劇

太夫人自三月以後精神日益恍惚至是爲甚陳密山回黔藩任以至戚見語言殊異平生密山退而嘆曰內子奉爲師範今吾不能代爲請益太夫人之病深矣

秋七月二日丁丑太夫人卒

六月二十六日三孫婦至自都中太夫人

見之喜曰來何速也吾意汝秋爽乃歸今冒暑來可稱孝思我卧病至今汝舅姑盡心循禮勺飲皆汝姑親奉褻衣褻器汝姑親爲澣滌衣不解帶六年如一日汝年幼又能如此吾復何憂汝等世世子孫固當識此家則是日談笑至夕迥異平時闔家方幸老疾自此漸差乃於是夜酣眠詰朝即不語藥餌俱不能進越四日終於正寢會一倉皇呼籲心絕志摧遵禮於是年十

一月十一日附我贈公新阡左次鄉人沐
 膏食德者無不哀輓文武紳士不遠數千
 里來送葬宜城生員張愷奉其母命哀服
 哀號聞者無不墮淚襄樊士民哭奠於賢
 母堂者三日老幼衆至壞垣折檻婦女臨
 哭者數百人各有誄言劉滋生爲之書於
 布幃情詞尤切桐城方靈臯先生作誌銘
 馬
 嗚呼太夫人之懿行多矣不得不譜以年

也譜以年矣而太夫人之懿行又若隱而
 未彰蓋舉事之衆著者而列叙之其存諸
 心者則默識之而不能言也即見諸事者
 或以年久不能記憶或以日用瑣細不敢
 備書或以善舉頻行不必重見亦略甚矣
 然太夫人一生秉堅貞明敏之資體忠孝
 節廉之義果於爲善老而好學不倦者年
 譜雖詳亦烏能盡之覽者自得於意言之
 表則不肖之罪或亦君子之所諒也夫

男會一廬次謹識

...

...

...

...

...

...

...

...

尹太夫人墓誌銘

桐城方苞撰

太夫人姓李氏博野儒生諱宗白季女也

少時聞父夜讀書即能暗誦年十九歸贈

公七年而嫠子會一經書皆太夫人口授

自贈公之歿逮會一未過家窶艱舅姑老

父母衰疾無子養生送死不惟心瘁力殫

資用半手所拮据自會一出守襄陽至開

府河南所以忠國利民濟艱銷萌拯凶飢

正禮俗不惟朝夕訓誨且多出於太夫人
之規畫會一之守襄陽也三攝荊州九赴
鄂城每遇水旱太夫人必跪烈日甚雨中
家衆恐致疾羅跪挽掖終不起常應時而
得所求雍正九年荊州都統將兵西征命
造浮橋吏民惶急太夫人曰凡人必曲致
其情而後可以理喻會一從之乃次第以
舟渡時又調綠旗兵馬會集襄陽供具夙
辦軍憲而民不擾未幾移守揚州襄陽樊

城宜城並建賢母祠不可抑止乾隆四年
開歸諸郡大水會一懇陳民瘼流民所至
命有司隨地廩給而籍之踰歲資送還鄉
無一流亡於他省者民皆曰豈獨大府之
明太夫人爲吾民廢寢與餐大府安得不
竭心與力乎始會一入覲已
命攝廣東巡撫以母老不能赴任辭遂改河南
及自河南內

召授副都御史未數月聞太夫人疾乞終養得

俞旨皆數十年中大臣所未有也八年冬
特賜太夫人

御製五言律詩一章堂額一楹聯一一時爭傳
謂前古邀此異數者亦罕云會一雖洗手
奉職而自遷兩淮鹽運司晉巡鹽御史秩
賜皆豐太夫人節儉治家嚴子婦非請命
銖金尺帛不得專取並蓄以待大用其在
官中救水火之災給師旅立營倉置舉本
以恤卒伍建禮祠修橋梁津渡施濟窮民

見治所德政碑家居睦婣任恤分田贍族
立義倉義學以及道路倉卒拯救急難具
載會一所編年譜余前已入聞見錄賢母
類中而太夫人卒會一復以狀介余族子
觀承請銘余苦詞之難更設也既而思之
古稱女士謂女子而有士行也不爲一身
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今之士實抱此志者
幾人哉而太夫人則志與事皆有焉故更
撫前錄所未及而叙論之俾吾儕有所愧

耻而興起焉太夫人雖通文史而不爲詩
詞其在廣陵憫民俗怙侈縱逸由近鹽多
商作女訓質言十二章以劾毖之每閱邸
報至

聖制惇大必三拜稽首以慶羣下有謹論許謨
亦再拜稽首廣哉淵乎其宅心也用此觀
之則所見於行事抑又其淺焉者矣始贈
公歿將卜於祖兆族人隘之太夫人泣然
曰宅東有田孤嫠便祭掃遂定寔是爲東

章新阡越五十有一年而太夫人祔焉贈
公諱公弼卒於康熙三十二年六月朔日
年二十有七乾隆二年

誥贈資政大夫河南巡撫太夫人卒於乾隆九
年七月朔後一日享年七十有八

誥封太夫人祔以十一月十一日孫男三人長

嘉銓雍正乙卯舉人次永銓殤次啟銓承

蔭女孫二人銘曰

古之貞婦守節閨房夫人義事實播家邦

古之賢母義方是帥夫人德心曲成民物
克已裕人恩周六親禳灾弭患誠動鬼神
九重褒嘉萬衆稱羨福德之全在古無比天實
光啟以昭女儀豈惟女儀志士之師



